

甲申卽位，乙酉卽鄉試。」梨洲先生沒想到街上開張的商店，豈有專賣給一個主顧的道理，罵他們無心肝，未免冤枉了。沈括夢溪筆談說：「天下有三種最難整齊的東西，一舉人，二番子，三駱駝。」舉人和生番笨畜相提並論，日後徼倖得官，自然不能尊重本分，嚴守秩序。明朝有位理學家劉永澄，批評當時士大夫的陋習道：「今人卑卑碌碌，實是官情太濃。病根在於應考時求錄取心切，所以看官爵如無上至寶，怎樣也不肯輕棄。他們爲保持祿位，不得不趨炎附勢，軟媚圓熟，惟利是圖。一個個自稱爲中庸君子，實則一個個全是無恥鄉愿。他們把模稜兩可叫做渾融，麻木不仁叫做鎮靜，狡詐取巧叫做明哲，含糊敷衍叫做得體。只見權勢所在，不問是非正義。」不錯，明朝的基業，確係這些鄉愿們一手破壞的。魏忠賢那樣罪惡滔天，狗彘不食，居然會有人請他配孔子，建祠在國子監西邊。要不是鄉愿們唯唯諾諾，那容小人猖獗無忌憚到如此呢！

不過，社會上無論什麼事，總是含着正反兩面的。鄉愿聯合奸賊，結成一個污濁團體；有氣節有才能的賢士大夫，看不上狐鼠跳梁，醜態嘔人，自然也會形成一個正直團體，起來對抗。無錫顧憲成，他退歸林泉以後，時常這樣主張：

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憲成在本邑東林書院講學，往往議論朝政，批評人物，一時高尚君子，聞風響應，互通聲氣，無意中被推

爲清流領袖。小人們受輿論指摘，怪形畢露，恨得磨牙舞爪，不共戴天。後來憑藉魏忠賢的毒力，把東林人士殺戮禁錮，一網打盡。乘勢擴大範圍，凡是不肯隨聲附和的官員，任意稱爲東林黨人，驅逐罪責，好騰出位置來讓大家分肥。這時候小人們真覺得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祇要鑽進魏忠賢門下，什麼事都有辦法，誰還管得臉皮像靴皮一般厚呢！到了莊烈帝即位，起初很想振作一番，嚴辦魏黨，宣布逆案，凡案上掛名的，永遠廢斥不用。豈知小人是天生禍國的，他有水銀入孔的技能，有變化無窮的方式，莊烈帝如何防得。不多幾天，魏忠賢餘黨周延儒溫體仁一流人，依然入內閣，做宰相，把碩果僅存的幾個正人，又擯斥出去。直到朝廷讓了敵人，莊烈上了煤山，小人們在北京既經功德圓滿，老老實實，另尋出路，在南京的一部分，卻抓到機會，接着又作起怪來。

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三月，流寇李自成攻北京，警報傳到江南，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誓師勤王，渡江剛抵浦口，北京已破。福王由崧潞王常澆，南奔到淮安。南京諸大臣會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商議道：「福王有貪淫酗酒不孝暴虐不讀書干預官司七種劣跡，不如立潞王。」奸臣鳳陽總督馬士英同魏忠賢餘黨阮大鍼貪福王昏庸，可以利用，密結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擁福王到儀真。連營江北，聲勢汹汹。可法早已知會士英，說福王七不可立，到此時爲大局着想，只好勉強迎入南京。五月初三日，可法等請福王監國。監國的意義，是因爲莊烈帝有太子流落在民間，生死不明。倘

使回到南京，福王應該退位，監國是臨時代理性質，不致發生困難。這種處置，本是光明公正，無可批評的。一般小人，卻急於奉福王正式稱帝，好早定祿位，安心做官，都不滿意可法，想攻擊他去職。監國登位的第一天，朝臣公推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做宰相，馬士英黨劉孔昭力爭自己，也該拜相。衆人不許，孔昭大怒道：「你們不讓我做，爲什麼也不讓馬士英呢！」衆人無法，加推士英。孔昭又舉阮大鍼才堪重用。可法道：「大鍼是先帝欽定逆案中人，何得輕議。」福王命可法弘圖士英三人做宰相，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士英原想登朝獨握大權，暢所欲言，得到這個命令，不由大怒，將可法先前說福王七不可立的信札奏上，自己擁兵入朝。可法怕起衝突，請求出鎮淮揚，督師進取。十五日，福王卽皇帝位。第二天，士英就入閣辦事。他入閣後第一件辦的大事，就是分江北爲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淮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又封得功爲靖南侯，封傑爲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士英勾結這四個悍將，奪得大權，所以趕緊送高爵分地盤給他們。不過他們眼裏，根本沒瞧見馬士英，認爲朝廷分配不公，大家自由佔據，並動兵爭奪揚州。傑兵先到，揚州人怕他殘暴，堅守不納。傑怒攻城，屠殺四廂人民，屍塞道路。澤清良佐在臨淮淮上，也盡量攻掠。江北混亂，朝廷束手無策，急命可法前往和解。可法先見得功良佐澤清，都收兵聽命，再去見高傑。傑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鄉里，並起爲盜。李自成妻邢氏，武健

多智謀，愛傑剛猛，私通傑，同逃歸降明。傑驍勇善戰，凶暴無人性，在四鎮中兵力最強。他什麼都不怕，對可法卻有些畏懼，聽說可法快到，連夜掘大坑百十個，掩埋屍骸。第二天朝晨，率部下將校到帳下謁見，不覺冷汗直流，面色忽青忽黃，說不上話來。可法坦懷接待，不咎既往，傑大喜出望外。派自己的親兵暗中去監視可法，公文一定要先看了才讓發出。可法開誠布公，毫不介意，奏請移傑軍屯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州才平定。

八月，可法奏請發軍餉預備進取，士英不理。可法又上奏催請，並說：

近來人才日耗，仕途日亂，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空談是非，誘導淫侈者罰無赦。

義士何剛也上奏說：

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復。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退行而求前進也。

可法等雖然這樣懇切地勸諫，可是亡國之君，亡國之相，亡國之將，雜湊在小朝廷裏，如何會覺悟。福王剛登位，就命工部大興土木，陸續建造宮殿。又派許多太監搜尋民間美女，隨意在女人額上貼一塊黃

紙，即須送進宮裏去。有一天，他在興華宮，好像失了珠寶似的，悶悶不樂。太監韓贊周請問緣故。他說：「梨園中實在沒有好角色！」馬士英阮大鍼兩個大奸，朋比作惡，內結太監，外連鎮將，引用兇黨，鋤滅正人。白丁奴僕，祇要鑽門路，送財帛，憑空得做文武大官。當時流行着「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的諺語，可以想見朝政腐敗到什麼程度。武臣擁兵橫暴，各佔分地，互相仇視，設計吞併，賦稅全入私庫，縱慾浪費，封疆兵事，概置不問。一個國家黑暗到這樣，只有亡滅才是公平合理的裁判，可法何嘗不知道，無奈孤忠耿耿，做夢也忘不了君國，活一天，總要苦心掙扎一天。

當初，可法怕高傑跋扈，調黃得功駐儀真暗中監視。九月初，傑突攻得功，得功不防，受傷幾死。賴可法調停，幸免戰爭。傑在揚州桀驁橫行，可法以身作則，耐心訓導，到底高傑是猛虎而不是狡狐，忽然大感動，崇拜可法是真忠義，立誓尊重朝廷，服從命令，願出死力進圖恢復。十月，傑率師北征。可法調黃得功劉澤清兩鎮赴邳宿防河。傑提兵直趨開歸。臨行上奏，語極激切，並說：

得功與臣猶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

得功懷舊恨，不肯任後援，澤清尤狡橫難信，可法不得已調劉良佐駐徐州助傑。諸鎮分配防地，都爭取輕便地帶，從王家營到宿遷形勢最關重要，卻拱手相推不敢負責。可法慨然自任，令幕下文武沿河南岸修築堡壘，先固守勢。十一月四日，可法舟抵鶴鎮，諜報清兵已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

肇基往援，大敗清兵。敵還攻邳州，肇基追擊，相持半月，清兵敗走。肇基乘勝分兵拔取贛榆豐沛等縣。可法奏報軍務，馬士英大笑不止，對坐客說：「諸君以爲真有些事麼？這是史公的妙計啊！一年快完，防江將吏應該敍功，耗去軍費應該報銷，有了這個藉口，敍功報銷都有辦法了。」說完，又呵呵大笑不止。

此時李自成逃歸陝西，勢仍猖獗。可法請領討賊詔書，並暢論立國大計道：

自三月以來，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仇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竄之辱，漢光武不忘爇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

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浮濫，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省之繁費，朝夕之燕樂，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仇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可法每上奏章，一定要反覆誦讀，再三斟酌，聲音哀苦，涕泗橫流。卽如這篇文章，真是滿紙血淚，略有心肝的人，讀了沒有不感動的。可是福王馬士英阮大鋮一流人，正忙着推翻逆案，殺逐東林，只當可法在那裏說瘋話，置之不理。鎮將中獨有高傑一人，真心忠義，奉令督全軍出發。其餘三鎮，不但彼此牽制觀望，無意進兵，而且還屢次爭利攻擊，互相仇恨。十二月，清兵克河南府。高傑到徐州，沿河築壘，鞏固根據地。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河邊十五個寨堡，望風降附。傑率兵進屯歸德。清兵分兩路南下，一路從濟寧到夏鎮，一路從洛陽攻鄧州。可法傑等各上奏報警。馬士英說：「不妨事。陝西李自成勢力不小，北兵雖說渡過黃河，還得顧慮後路，那敢來窺長江。況且兵不在多，周瑜用三萬人破曹操，謝玄用八千人破苻堅，何得張皇，只看做將帥的能不能出力。」他這些話是非常巧妙的，將來軍事失敗，可以加可法

不出力的罪名。

福王二年正月，河上又告警，福王下詔令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高傑到睢州，守將許定國早已密降清軍，誘傑單騎入城，夜中殺傑。可法聽到這個消息，頓足流涕道：「中原從此沒有辦法了！」急往徐州，鎮撫亂兵，命傑甥總兵官李本身繼續傑軍。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希望傑兵潰散，不滿意可法的處置，紛紛上奏彈劾。士英忌可法的威名，也想乘機壓抑。傑軍監軍使衛允文看出士英心事，上奏攻可法，說督師是無用官職，可以廢除。士英很喜歡，加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標下兵馬，經略開歸防剿軍務，駐揚州。馬士英這個布置，把可法能活動的範圍，更縮小了。二月，可法回揚州，正在路上，黃得功引兵襲揚州，想殺高傑的妻子報仇。可法急遣官馳往講解，得功才退去。其時清兵已取山東、河南，進逼淮南，馬士英阮大鍼日暮途窮，一發倒行逆施，加緊造孽，嚴刑壓迫東林名士，箝制輿論。湖北鎮將左良玉一向同情東林，憎惡馬士英。三月，良玉起兵東下，聲稱驅逐朝中奸黨。士英大懼，飛調黃得功、劉良佐等入衛。可法因清兵南下，形勢險惡，連奏告急，福王召羣臣會議。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堅守淮揚，不可輕撤守兵。士英怒罵道：「那夥東林，還藉口防敵，想讓左逆入犯麼？北兵來，可以商量和議，左逆來，你們好做大官，讓我君臣去死！」不許思孝等說話，下詔召可法來援。四月，可法渡江到燕子磯，得功已擊敗良玉軍。可法急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得報，盱眙已失守，可法一晝夜奔還揚州。忽謠傳許

定國兵快到，要屠殺高傑舊部，城中人驚潰，奪城門四散逃去。可法檄召各鎮兵，竟不見一人來救，只有總兵官劉肇基從白洋河防地馳還，請背城決死戰。可法持重不許。十八日清兵大集，屯斑竹園。次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弱。諸文武官分城守禦，可法自任西門險要處。清兵晝夜猛攻，死傷無數，城堅不能下。過了兩天，清兵聚集更多，用大礮擊西北角，城壞。可法見事急，拔刀自刎，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遇敵被拘。可法大呼道：「我是史督師，快殺我。」竟死亂軍中。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敵死。清軍攻城受巨創，又恨文武軍民甘死不降，下令屠洗揚州，無論老幼，不留一人。可法死後，有人尋覓遺骸。天暑衆屍腐壞，不可辨認。次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崗。

可法做督師，行不張傘，食不重味，夏不用扇，冬不着裘，臥不脫衣，生活簡單刻苦，無異一小卒。四十多歲，還沒有子息，夫人想買侍妾。可法長嘆道：「國事危急，做臣子的敢打算養兒女麼！」除夕仍辦理軍書，夜半困倦，向廚夫要酒。廚夫報菜和肉全分給將士，廚中只存鹽豉一碟。可法酒量極大，在軍中斷飲已久，這天晚上破例連飲數十杯，想念國難，熱淚滾滾，忽憑几睡去。天明，將吏齊集轅門，見大門不開，都很驚異；侍者陳述夜間情形，知府任民育道：「相公這一晚安睡，太難得了。」教更夫仍打四鼓，又教侍者小心，不要驚動相公。少時，可法醒，聽鼓聲大怒，問誰犯吾令，將士急陳述民育意，更夫才得免罪。可法死，無子，立副將史得威爲嗣。

明熹宗天啓元年，左光斗巡按直隸，兼提督學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左公閱畢，卽解貂裘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左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幼貧賤，奉父母居窮巷。左公召之入署，親教以學。每夜半休暇，輒就史公評論書史，酒酣雄辨，以國士目之。史公貌陋，幕僚皆鄙視之，左公笑曰：「此非君等所知。」魏忠賢至涿州進香，阮大鍼叩頭馬前，獻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左公旣奏彈忠賢，忠賢誣以受熊廷弼賄二萬兩，縛送獄中，嚴刑拷訊。每五日一追賊，打四十棍，拶絞一百，夾杠五十。史公朝夕徬徨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不得進。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獄卒。卒感焉，教史公敝衣草屨，背筐持長鏡，僞作拾廁糞者，引入，微指左公囚室，則席地依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左公膝而嗚咽。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語時，手持枷作欲擊狀，史公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左公恐史公復至，自獄中密書訓子曰：「汝昨夜叫史大哥進來，我心甚不快，他做他的事，何必來

看我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禍出不測，窺伺者眈眈，繼今後勿讓他來，添我悶惱。千萬言之勿忘。今日又要銀二百兩，少一兩死矣。痛苦難言，身邊無人，體無完膚，你是親子，快來講講，可憐可憐。」左公之愛護史公與期待史公者如此。左公死，史公仍賄獄卒入收其屍。屍腐壞不可復識，識其衣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官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或勸以少休，則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負吾師也。」嗟夫！史左二公之交，可謂至密矣，一旦以道義相推許，終其身不負。阮大鍼與魏忠賢亦可謂交至密矣！利害相聯，如狼狽之不可離。蓋國家一日不亡，小人之利害一日不解，而殘殺君子亦一日不息，卒至元氣喪盡，兩敗同滅而後已，已，可畏哉！

淮安——江蘇省淮安縣。

鳳陽——安徽省鳳陽縣。

儀真——江蘇省儀徵縣。

淮揚——江蘇省舊淮安府揚州府。

米脂——陝西省米脂縣。

瓜州——江蘇省江都縣南四十里。

邳宿——江蘇省邳縣，安徽省宿縣。

徐州——江蘇省銅山縣。

王家營——江蘇省淮陰縣東北黃河北岸。

宿遷——江蘇省宿遷縣。

白洋河鎮——江蘇省泗陽縣西六十里，宿遷縣東南三十五里。

贛榆豐沛——江蘇省縣名。

夏少康——寒浞滅夏王相，相妻緡從牆洞逃出，生子少康，滅寒浞，復興夏朝。

漢光武——東漢光武帝到河北省南宮縣，天寒遇大風雨，入道復空屋，馮異抱薪，鄧禹燃火，光武對竈烘衣。後滅王莽，復興漢朝。

與漢朝。

恭皇帝——福王尊其父福恭王為恭皇帝。福恭王被李自成殺死，用他的血和鹿血混在酒裏，叫做飲福祿酒。

絲綸——皇帝詔命稱為絲綸。

河南府——河南省洛陽縣。

孟津——河南省孟津縣。

濟寧夏鎮——山東省濟寧縣，夏鎮在江蘇省沛縣東北四十里。

鄧州——河南省鄧縣。

穎壽——安徽省阜陽縣壽縣。

睢州——河南省睢縣。

天長盱眙——安徽省縣名。

涿州——河北省涿縣。

蘄黃潛桐——湖北省蘄春縣，黃梅縣，安徽省潛山縣，桐城縣。

## 黃道周

黃道周，福建漳浦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四歲作羅浮山賦觀海樓賦各數千字，筆不停揮，頃刻完篇，老師宿儒們看了大驚，疑是神授。閉戶讀書，無學不通，尤精於易理。年三十八，熹宗天啓二年登進士第。見魏忠賢弄權亂政，棄官歸家。莊烈帝崇禎二年，起復原官，奸相周延儒溫體仁誣害宰相錢龍錫，道周冒死三次上奏援救，奉旨革職，降三級候補。龍錫也因別的緣故得不死。五年，道周請准回籍養病，臨行奏請勿用小人。大意說：「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帝不悅。道周又奏說：

三十年來養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如有緩急，安能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鱗而去者，必非鱮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養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

帝更不悅，斥出爲民。道周挑着行李，徒步歸居北山父母墓下，著書講學。每念國事日壞，不禁慨歎悲憤，談經以外，屢勸學生多讀史書。又取古代名賢諸葛亮魏徵韓琦魏相狄仁傑富弼王導裴度寇準張良謝安李泌十二人事跡，作懿畜前編六卷，藉以寄託中興大本，華夷大防，爲政大要，倫常大義的微旨。九

年莊烈帝想起道周，終究是忠臣，下詔開復原官。十二月，道周到京任職，初次朝見，就說：

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解衣換帶來也。

所以道周在朝，不避罪責，接連攻擊邪臣，薦舉正人，甚至極言流賊不應招撫，對清不宜講和。與莊烈帝留而辨駁，旁觀人嚇得吐舌，道周卻毫無畏懼。道周文章氣節，天下聞名，性情嚴冷方剛，不合世俗，公卿大臣又怕又忌，設詭計激動莊烈帝怒恨。十一年八月，貶道周官六級，做江西按察使照磨。道周請病假歸里。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奏薦道周，才堪大用。奸相薛國觀、蔡國用、魏照乘等正想害道周，苦於沒有名目，趁着學龍保舉的機會，進讒言道：「道周和學龍是私黨。」帝大怒，立革二人官職，逮下刑部獄查究。

七月底，道周被逮到京。戶部主事葉廷秀想救道周，到部中各科辦事室叫道：「我輩頭戴進賢冠，現在名賢遭禍，忍心坐視不救麼！」叫一處不應，又叫一處。廷秀急了，連叫帶罵，走遍六科，竟不見一人接應。廷秀沒法，挺身單獨上奏，請代道周受刑。八月旨下，道周、學龍各打八十棍，發西庫司問罪。又命打廷秀一百棍。廷秀在門前等候捕役，拱手道：「我等候諸位好久了，請進屋看看我的東西。」捕役跟進去，祇見左邊放着棺材一具，右邊攤着壽衣全套。廷秀道：「我老母早已去世，又沒有妻子累贅，今天諸

位光降，完我大事，很好。」說完就同捕役到獄受罰。執刑人聽了大奇怪，說：「天下那有這樣人！」棍子下得比較輕些。打後，革職放歸濮州原籍。道周年五十六，受刑憊臥不能起立，叫醫生敷藥，剝去惡肉，一百多天才能行動。太學生涂仲吉激於義憤，上書代道周訴冤。帝怒，命打仲吉一百棍，下獄根究同謀指使人。又逮捕廷秀，用筐子擡道周到北寺獄會審。朝廷硬說這些人是同黨，其實他們一向連面都沒見過。這天，諸君子蓬頭垢面，手拷腳鐐，在法堂階下等候會審。廷秀揖問：「誰是黃老先生？」道周拱手回道：「這位是葉老先生麼？」廷秀又揖學龍道：「這位定是解老先生了！」彼此唏噓注視。案中牽連的不下二十人，累累然跪伏堂下，不容聲辨，一味用重刑拷打。逼仲吉供出指使人來。仲吉血肉狼藉，受刑不過，大聲叫道：「我單身走萬里路，向朝廷伸冤，定要問誰指使，祇有赤心一個，請剖我胸獻上。」道周被拶四次，手指骨都脫節，慘毒異常。囚北寺獄五六月，又轉西庫。奸相故意激帝發怒，要定道周死罪。刑部尙書劉澤深婉勸道：

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只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申訴，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

道周也從獄中上奏道：

臣自北寺過刑部，又一週歲矣。九審四拷，不敢言冤，臣生於海隅，自十一年貶謫而外，未有過犯，直

以撫臣解學龍例薦，萬里逮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召對，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拊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敗壞國體，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食俸不及三年，今垂老衰病，與囚徒爲伍，卽欲洗骨滌髓，著書自贖，誰肯信者，幸以螻蟻餘魂，及聞寬大之恩，蟄蟲腐草，欣欣更生，惟聖主仁憫，再加宥焉。

十四年十二月，刑部定罪，道周長流廣西，解學龍葉廷秀涂仲吉等各送瘴惡地方永遠充軍。

十五年八月，崇禎帝忽傳一道上諭，說：「黃道周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道周懇請歸家養病，又請釋放被連累諸人，崇禎都允許了。道周回到北山，建明誠堂講學。十七年，福王卽位南京，召道周做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想出山，馬士英派人示意說：「先生身負重望，難道想跟史可法擁立潞王麼？」道周不得已，次年正月入朝，拜禮部尙書。三月，奉命出祭禹陵，臨行上進取九策。對弟子們說：「南京一定不行，我衣襟上刺有『大明孤臣黃道周』幾個字，你們將來尋屍方便些。」祭畢，南京破亡。六月，往衢州見唐王聿鍵，商議恢復。道周主張駐軍衢州，可以號召兩浙，聯絡江西，一入福建便成偷安局面，不能再出。唐王部下將吏，卻祇圖逃避，想到福建依賴鄭芝龍，認道周是老儒腐談，置之不理。七月，唐王在福州稱帝，改元隆武，拜道周做宰相。鄭芝龍本是受招撫的海盜，生性狂暴跋扈，隆武帝祇擁一個空名，事事要聽芝龍指揮。文武官吏，更是觀望苟且，夢裏也不想進取。道周憤極，請募兵自往江西。

同時廣信知府解立敬知縣蔣元士鄉紳詹兆恆等都派人來請道周。八月，道周決意取道光澤出杉關，會兵徽州。十八日到建陽。二十六日遣先鋒陳雄飛應士英應天祥領兵兩營共七百六十八人出關。又在延平建寧募得三營，一千一百五十二人。諸親友所募多寡不等，合起來也有三營，到建陽會集。這些兵士全是鄉里小民，受道周忠義的感動，志願當兵出力，餉械自籌，芝龍一概不管。將吏多半是道周的門弟子，一部份是慕名報效的義士，倉卒成軍，實力自然薄弱。當時憎惡道周的，說他生事招禍，妬忌道周的，怕他擁兵固位，愛護道周的，看他六十一歲老人，帶三五秀才，烏合鄉農，想抵抗虎狼般的強敵，決不能僥倖。各人觀點不同，卻都阻止道周出關。道周說：「我無餉無械，明知是冒險，不過國家危急，當臣子的，何忍束手坐視。況且躲在福建，敵人何嘗肯放手。不如出去號召義兵，在境外抗戰，或者還有恢復的希望。」九月十九日，率全軍出發。十月初一日，到廣信，探得徽州已破，急進兵扼守馬鈴嶺。道周入廣信城，各地義士詹兆恆俞益華鄭守書呂繼望張受祿等起兵九千餘人來會，軍威頗振。初九日，分遣諸將一路出撫州，一路出婺源，一路出休寧。道周駐廣信策應。婺源一路由黃奇壽許應夢等帶領，從八都冒雨到牛頭嶺，擊敗敵兵百餘人，斬首四十一級，奪獲大旗金印，馬四匹，兵器四十件，帽甲三十套。道周親到八都點驗，陳列戰利品，使兵民們看了壯膽。其時三路出兵，戰略軍需，全賴道周一人籌畫，朝廷從不過問。十一月，休婺二路戰敗，撫州一路又潰，敵乘勝大舉進攻。敗兵退守八都。道周飛奏告急，終不見

一人來援。不得已告諸將道：「敵人縱然強悍，到明年春季，雨多水漲，我利用山險，很可以有為。祇是目下幾千人就要絕糧，可奈何！與其退卻潰散，無臉對朝廷，不如上前決一死戰。諸君去留任便。我也不再想別的辦法了。」將士們涕泣聽命。十二月六日，全軍從廣信進攻婺源，到童家坊，探報樂平縣已破。廣信守官及諸鄉紳迎道周退還。道周說：「我奮死向前，義不反顧，忽進忽退，祇搖軍心。」婺源知縣黃樹，本是道周的學生，先寄密信來誘，說願作內應。道周想不到黃樹施毒計，搜索軍中得一千人三天的糧食，選樂平德興兩縣鄉兵千餘人兼程突進。二十四日到距城十里明堂里下營。次晨，敵騎兵驟到，道周上馬迎戰，弟子賴繼謹執令箭督陣，攻殺十餘人。參將高萬榮不聽節制，引兵登山，被敵騎襲擊，衆潰。別隊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為兵敗，急遁走。外衛祇剩樂平兵，死鬪衛中軍，中軍營也堅守不動。道周見事急，解所佩印信付陳駿音道：「事已到此，印不可失，請加意保持，繳還朝廷。」敵四面圍攻，箭下像暴雨，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敵騎兵順勢猛壓，退不可止，竟大潰。道周及弟子賴繼謹蔡春溶趙士超毛玉潔俱被擒。

敵囚道周婺源城中。道周怒，不食七日。趙士超勸道：「此地離南京不遠，也許要送去，見着誤國叛君的賊臣痛罵一番，那時候死不算晚。」次年正月，解道周等往南京，十二日到新安西橋，見鄉民正玩龍燈，采烈興高，囚車經過，都圍着嬉笑指點，全不知有亡國那件事。道周念政治不良，使民情惡薄到如

此第二天，又絕食。二十四日到南京，二十九日再進水漿。道周絕食半月不死，就身體論，也真不是平常人。降將陳某來說道：「先生海內名流，我朝敬重得像神靈一般，現在天命已歸大清，何必自苦。」道周閉眼掩鼻。陳某奇怪，請問緣故。道周說：「我有眼不忍看，有耳不忍聽。」那末掩鼻爲什麼？道周說：「臭味難當。」陳某抱頭逃去。大帥洪承疇是道周的同鄉，又是同年進士，想勸道周歸降，夜半微服投名片請見。道周愕然大慟道：「我的朋友早死在邊疆上了，先皇帝還設御祭九壇弔他。這是人還是鬼？什麼狗東西，敢偷好人姓字，污辱清名。」承疇慚愧退走。三月初四日晚上，有老僕持針線對道周哭道：「這是我伺候主人最後的事了。」道周笑道：「我死在忠義上，同壽終一樣，你不用悲傷。」舊友攜酒肉來訣別，飲啖如平時。酣睡到天明，起身盥漱，換衣衫，對侍僕說：「前時某人送卷子來請我寫字，我已經答應，說話不能不算。」和墨伸紙，先作小楷，次作行書，卷子甚長，改作大字，寫了，加印章，交付侍者，從容出門就刑。過東華門坐地不起，說：「此地離高皇帝孝陵近，我可以死了。」監斬官允准，即在曹街行刑。從者跪請道：「先生一別千古，請留幾句話送回家去作紀念。」道周裂衣襟，咬破指頭，用血大書道：「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道周年六十二歲。賴繼謹等四人，從別獄提出赴市，路過曹街，見道周屍體臥地上，四人趨前抱頭在懷中慟哭道：「老師啊！請少等一會，我們就來了。」賴繼謹、蔡春溶、趙士超、毛玉潔同日從道周死。



方望溪記石齋黃公逸事說：「崇禎某年，余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造次必于禮法，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令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匿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而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道周真無愧爲孔子嫡傳弟子了。但是實信孔子的教訓，不會通變達權，從歷史看來，很少人不受社會殘酷制裁的。宋朝人有一首詩說：「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道周德行高潔，連孔子都說沒有見過，無怪乎要被崇禎朝九審四拷，被鄭芝龍憎惡驅逐，被黃樹賣師求榮，被洪承疇捉獲斬首了。妓女也知尊敬的人，一般士大夫卻盡力摧辱，未恐其不死。所以世事無論怎樣變遷，始終不失爲公卿徒的祇有得孔子之文的士大夫。真是博大哉孔子之文，無窮哉孔子之文！

濮州——山東省濮縣。

禹陵——在浙江省紹興縣。

衢州——浙江省衢縣。

廣信——江西省上饒縣。

光澤——福建省光澤縣。

建陽——福建省建陽縣。

延平——福建省南平縣。

建寧——福建省建甌縣。

徽州——安徽省歙縣。



誠信委託商行	
出租小說	
編號:	1312
基本定價:	行
加價計算:	

台北南門外斯福路1段11號

民國廿五年七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十月四版發行

寶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少年叢書

“大丈夫”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范文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貴陽獨獅子  
重慶保安路 衡陽司前街  
桂林環湖北路 成都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三二八號

# 開明少年叢書

本叢書是預定供給高小和初中學生作課外讀物，所以選材的標準是很謹慎。各作品都是用最靈活的手法，最圓熟的技巧寫成，使人知道介紹硬性的知識也有柔軟的手段。對不幸失學的「大人」們，這當然也是極有益的糧食。

少年科學未來戰	少年經濟學講話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孩子們的災難	疾病圖書館	昆蟲的生活	兒童新生活通訊	給弟弟們的信	少年美術故事	名人之芽	大丈夫	國難的故事	詞和句	讀和寫	文章例話
劉振漢著	崔尙辛著	顧均正著	索非創作	索非創作	盧冠六著 祝仲芳著	童伯甸著	儲安平著	豐子愷著	田惜庵著	范文瀾著	施瑛著	孟起著	沐紹良著	葉聖陶著
七角	五角	六角	七角	六角	五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六角	七角	七角	六角	七角	七角

開明書店出版



誠信委託商行
出租小房
編號：13, 2
基址：行

台北南門維州橋路1段4號



台北青年社  
 廈門街96號A  
 青年文化圖書

— 86 —

5081

5081